

为鬼为蜮:华夏民族鬼之元语言审视

黄交军¹, 李国英²

(1. 贵阳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 贵阳 550005; 2. 贵阳市青岩贵璜中学, 贵阳 550027)

摘要:“为鬼为蜮”一词常用来指称世间各种妖魔鬼怪。以《说文》所含鬼义词语为考察对象,从释义元语言的角度进行文化审视,研究表明:鬼作为华夏初民面临生存危机经过精心思索塑造而成的一个经典意象,阐释了人们从疼痛不适(生理感官)到恐惧不安(心理情感)后祈求灵魂安宁(宗教信仰)的语义脉络,见证华夏民族由粗朴质野走向精深玄奥之文明旅程,寄寓着上古人们“昭祖扬祚,克绍箕裘”之精神内涵与思想情感,是一部有关人生与世界的民族叙事诗、语言认知史。

关键词:鬼;元语言;《说文解字》;昭祖扬祚;克绍箕裘

中图分类号:H1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9)01-0073-04

一、引言

“人死而为鬼,有诸?”(《郁离子·论鬼》),鬼之存在与否不仅困扰着现代民众,其实古人亦对它进行着孜孜不倦地思绎发问,甚至连明太祖朱元璋都亲自专门撰《鬼神有无论》一文参与讨论,以究其原,足见该主题意义重大,确为千古之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鬼与人类犹如一卵双胎,难舍难分,而初民对鬼之认识感知很早就以文字符号的形式予以记录存留,在我国目前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上溯至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其内容多表达“(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記》)政教合一思想,流露出浓厚信鬼重祀之风尚,然详洽釐析中国古代鬼文化的最佳典范无疑首推东汉时期汉字训诂学集大成之作——《说文解字》,因“文字当以许氏为宗,必先究文字,后通训诂,故《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说文解字正义序》)作为有史以来中华大地上第一部字典,该书释义元语言^①体例模式充分衍射出华夏民族东汉及以前时代有关宇宙、社会与人生等元认知意识,而鬼作为古籍

中的核心词汇,被人们频繁指涉使用,几乎贯穿古代宗教、哲学、政治乃至军事等各个方面,成为我们管窥审视华夏初民元认知程度的理想标杆。

二、《说文》鬼类词语的历史表现层次与元语言文化审视

“为鬼为蜮”语出《诗经·小雅·何人斯》,常常用来指称世间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而觅其源头,鬼字实则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大量出现,如:𪚩(花东子卜辞 88)、𪚪(英 2199 宾组),金文作𪚫(鞣铸)、𪚬(六年上郡守间戈),楚系简帛文字存𪚭(信阳楚简 2.013)、𪚮(上博楚简 2.民.13)等形,传抄古文字有𪚯(古文四声韵 3.8)、𪚰(集篆古文韵海 3.8)等字样,察上述鬼古字之不同形体表现形式,均为上端作𪚱(由),表“鬼首;大头”义;下部从人,与人体牵涉甚深。其定义《说文》也作了明确阐释,见《说文·鬼部》:“鬼(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𪚲(魂)古文从示。”^[1]②观许慎关于鬼之训诂,该表述隐含四层意思:其一,鬼与归字同音同义,故鬼有归人之说,《列子·天瑞》:“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这是鬼义之音韵词源依据;其二,鬼

收稿日期:2018-10-09

基金项目:贵阳学院院级项目立项资助课题“《说文解字》与中国先民生态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0976200903);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创新项目“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身份困惑与民族秘史——话说贵州穿青族的前世今生”(项目编号:201411)

作者简介:黄交军(1980—),男,湖南新邵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字训诂、元语言。

① 学界目前对元语言理解尚存争议,笔者界定“释义元语言”包含《说文》该书中所收训诂所收词语,亦涵盖许氏考形、订音、枚举古字、援引书证等录入的词语。

② 限于本文篇幅,文中仅列举《说文》中含“鬼”义之代表性字词,不穷尽性陈述全部字词,下同。

的字形和人属类型近象,表明鬼之造字乃以人为参照仿制而成,人貌特征是鬼字产生的母体雏形;其三,鬼为害人伤身之物,凸显自私阴狠之本性;其四,𩺰是鬼之异体字,形旁从示,与祭祀有关。对鬼之汉字结构与释义解读充分体现出中国先民有关神道、鬼灵的人文思想,内涵丰富。帕默尔即明确指出:“语言之历史和文化之历史是相辅而行、彰显而成的,彼此互相协助与启发。”^[2]而通览《说文》,鬼类词语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

(一)生理感官疼痛不适反映出鬼是造成人类疾病亡殁的原始观念

“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左传·昭公七年》)在上古人们心目中,瘟疫疾病被视为折磨人类的头号杀手,其神秘存在贯穿于先民的自我审视与世界认知之中,更为突出的是,鬼不但可以导致人横死或夭折,强死之魂魄化为厉鬼且能继续依附人身祸害他人,成为部落民族的群体记忆。

①痲。《说文·疒部》:“痲,病也。从疒,鬼声。《诗》曰:‘譬彼痲木。’”^{[1]154}痲本义为内伤致病,今《诗·小雅·小弁》作“壞木”,毛传:“壞,痲也。谓伤病也。”郑玄笺:“犹内伤病之木,内有疾故无枝也。”可知痲之得名源于古人认为该病因鬼致症,从而给人带来感官疼痛难忍,故中医有“痲疾”之语。

②疫。《说文·疒部》:“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1]156}疫本指流行急性传染病,引申为疫鬼(古代迷信称施瘟疫的疠鬼)之义,如《玉篇·疒部》:“疫,疠鬼也。”古人迷信兼医学落后,认为瘟疫等高传染性疾病是由鬼神掌控施放,故有“瘟神”“疫鬼”之称,《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③癘。《说文·疒部》:“癘,恶疾也。从疒,蠆省声。”^{[1]155}段《注》:“古多借厉为疠。”^[3]癘同厉、疠,故称鬼厉。初义是一种恶疮,即麻风病。柳宗元《太白山祠堂碑并序》:“疠疾崇降则禱之。”蒋之翘辑注:“鬼灾曰疠。”引申有瘟疫、杀等意义,《新唐书·忠义传中·张巡》:“臣生不报陛下,死为鬼以疠贼。”

④瘧。《说文·疒部》:“瘧,热寒休作。从疒从虐,虐亦声。”^{[1]155}瘧为疟之古字,会意兼形声。本义是疟疾,病名。《释名·释疾病》:“瘧,酷虐也。”古时迷信谓疟疾为瘧鬼作祟,《搜神记》卷十六:“昔颍项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瘧鬼;一居若水,为魍魎鬼;一居人宫室,善惊小儿,为小鬼。”




“人腓,腓谓鬼殴之。鬼者,太阳之妖也。”(《论衡

·言毒》)王充认为鬼乃太阳热气等毒侵人体,使人们得病中毒感到疼痛难忍,严重者导致人或残或亡。例①指痲疾;例②指疫鬼;例③指癘鬼;例④指瘧鬼。古时民间多盛传鬼病之辞,如魍,见《改併四声篇海·鬼部》引《川篇》:“魍,苦热病鬼。”另有“鬼附”,古代称癰症,人们认为鬼附人身而得病故名,《本草纲目·草二·升麻》载:“(主治)安魂定魄,鬼附啼泣。”群书典籍中保留着诸多用鬼进行命名之病症、药用植物等称呼,这些与鬼相关词汇的大量出现,无疑是先民关于鬼给人类带来疼痛难忍、医学不甚发达情形下的民俗解释与初级认知,乃汉民族的一种原始思维与独特视角。

(二)心理情感恐惧不安折射出鬼给人类造成的心理阴影

“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左传·昭公七年》)正因鬼多以恶鬼、厉鬼等丑恶面目出现,在给人类造成战栗惊悸的同时,该强烈感官刺激转化为一种深层的潜意识,即鬼梦、噩梦等。在中国历代正史佚闻中均记载着不少遇鬼逢魑类型的特殊梦文化事迹,流露出人们焦虑不安的心理恐惧与过往曾经。(北凉)沮渠京声《治禅病秘要法》卷二云:“埠惕埠惕,是恶夜叉,亦名梦鬼。”鬼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⑤魘。《说文·鬼部》:“魘,寢惊也。从鬼,厭声。”^{[1]189}形声兼会意,本作厭,指做噩梦、恶梦,《集韵·叶韵》:“魘,眠不祥也。”古有鬼魘一说,旧时称人在梦中惊叫,或觉得有重物压身不能动弹之病理现象,《本草纲目·木二·皂荚》:“鬼魘不寤。皂荚末刀圭吹鼻中,能起死人。”实即今医学中睡眠瘫痪症。

⑥畏。《说文·由部》:“畏,恶也。从由,虎省。鬼头而虎爪,可畏也。”^{[1]189}畏为会意字,甲文作 (乙三三), (续6·7·12),字形从鬼(由乃鬼头丑恶状)持支,像鬼手执杖貌,本义为畏惧、害怕。《广雅·释詁二》:“畏,惧也。”《玉篇·由部》:“畏,惊也。”因畏表示心理活动,战国时期增添一心旁作。

⑦魑。《说文·鬼部》:“魑,见鬼惊词。从鬼,难省声。”^{[1]188}魑为形声,字同魑、魑、魑、魑,本义指遇鬼发出惊呼音响,《玉篇·鬼部》:“魑,见鬼惊也。”《字汇·鬼部》亦曰:“魑,见鬼惊声。”《说文系传》:“岁终大雩,侖子口呼魑魑也。”古代迷信常用童男童女在驱疫逐鬼的仪式活动表演遇鬼骇吓惊恐声。

⑧录。《说文·立部》:“录(录),见鬼魑兒。从立从象。象,籀文魑字。”^{[1]216}录由立、象会意而成,象之籀

文为彪,《篆隶万象名义·立部》:“录,彪。”录从立从象,谓人立而见彪,故训见鬼魅兒。字同录、臻、臻,本义指见鬼怪惊惧恐乱貌,如《广韵·屋韵》:“录,见鬼兒。”《集韵·屋韵》亦云:“录,鬼见也。”

“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韩非子·解老》)无论昔时抑或今日,鬼几乎均为造成人类恐惧的主要根源之一。例⑤指做(鬼)梦魇;例⑥指畏惧(鬼);例⑦指遇鬼惊骇;例⑧指见鬼恐惧。上述字词足证上古鬼曾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之深之浓,以至于畏鬼怕鬼迟至当下,仍然是现代社会挥之不去、常闻习见的影视主题与叙述模式。有意思的是,检视出土文献,我们发现先民并没有一味地蜷缩于惧鬼的背景之下,殷墟卜辞中就贮存着𪛗(纣合586)、𪛗(纣合9508正)等字,观二字字形与文法,都是表达用绳索或罗网意欲捕获鬼魂之义,充分说明古人早就谱写着另一部与鬼抗争的革命进行曲,意义积极。

(三)祖先崇拜宗教信仰流露出古人祈求鬼魂安宁赐福的良好愿望

《史记·乐书》:“居鬼而从地。”张守节正义:“鬼,谓先贤也。”与西方文化中鬼一直站立于人之对立面不同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鬼与人还存在着一种天然亲和关系,即鬼乃先民逝去之祖先。先民在盟誓监临等重大场合往往邀请先祖鬼神鉴之,以明其心志,如《左传·哀公十四年》“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孔颖达疏:“陈宗,谓陈之先人。服虔云:‘陈宗,先祖鬼神也。’”古人对祖先进行顶礼膜拜无疑是视其为本宗族的保护神、代言者,故“敬天法祖”之主旨贯穿于华夏民族的思想并在汉字中有着详细的记录。

⑨祖。《说文·示部》:“祖,始庙也。从示,且声。”^{[1]8}祖甲金文初文作“𠄎、𠄎”,不从示,《说文句读》:“《檀弓》:祖者,且也。钟鼎文凡祖字皆作且。”象神主之形,有始初义,《诗·大雅·生民序》:“《生民》,尊祖也。”孔颖达疏:“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己所从始也。”指奉祀祖先的宗庙始庙。

⑩禩。《说文新附·示部》:“禩,亲庙也。从示爾声。”^{[1]9}禩同禩,爾作声符兼表近迩义,为形声兼会意字,李桢《逸字辨证》:“《隐元年公羊传》疏:‘禩字示旁,言虽可入庙是神示,犹自最近于己,故曰禩。’明是会意。”指奉祀亡父的宗庙、亲庙,又可称父死后入庙。《广韵·荠韵》:“禩,祖禩也。”

⑪禪。《说文·示部》:“禪,祭天也。从示,單

声。”^{[1]9}禪同禪,《玉篇·示部》:“禪,祭名。”本义指祭天之名,亦指古代帝王祭祀山川土地之名,《大戴礼记·保传》:“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王聘珍解诂引卢辩曰:“禪,谓除地于梁甫之阴,为禪以祭地也。”徐灏《段注笺》:“封禪对文,云祭天者,浑举之词耳。”

⑫柴。《说文·示部》:“柴,烧柴燹燎以祭天神。从示,此声。《虞书》曰:‘至于岱宗,柴。’”^{[1]8}柴同柴,段《注》:“柴与柴同此声。故烧柴祭曰柴。”^{[3]328}古指烧柴薪焚牲生烟来祭祀天神仪式,《尔雅·释天》:“祭天曰燹柴。”邢昺疏:“祭天之礼,积柴以实牲体、玉帛而燹之,使烟气之臭上达於天。”

“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禪为首”(《晋书·礼志下》),先民之所以重视天地鬼神,无疑是古人遵从祖训,讲究传承,以便能“克绍箕裘”(《礼记·学记》)、扬名显亲的内心写照与自然反映。例⑨指供祀祖先鬼魂之宗庙;例⑩祭祀亡父鬼灵之亲庙;例⑪指祭天沟通天、鬼;例⑫指柴祭接人鬼于天神。华夏民族推崇天人感应,主张天神、人鬼、地祇三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对立的绝缘界限,上古时期就已将民间鬼魂学说与祖灵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宗庙、祭祖等国家重典形式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制度化。殷商武丁以后,祖先之鬼灵更是与上帝合为一体,从而实现了人、鬼与天三者融合统一,使得国民鬼意识更趋强烈醇郁,甚至发展到后世“天下无处非鬼,充塞无间”(元·欧阳玄《睽车志·无处非鬼》)无以复加之地步,以至于陈独秀针对该鬼俗情形特别指出:“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定数观念最为有力。”^[4]可见华夏民族鬼文化祭鬼崇祖之民俗历史流泽深广,蔚为大观。

因为汉字作为镌刻我们民族思想与人文意识的符号媒介,忠实载录着华夏民族古往今来风云变幻的点点滴滴,具有原生态与活化石的史料语料价值,可以说一个个汉字的生成变迁历程就是一部部华夏民族砥砺前行驱的斑斑信史。而元语言追求释义基元的统一解释,即用最小最简单最经济的字符来找寻解释全人类所有语言思维规律的共性,从而破译人类心智原理奥秘,而鬼字及《说文》中鬼义字符与鬼文化无疑看作是该系列字符之最大公约数与人类文化之最小公倍数的关系。从这个意义而言,汉字是我们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历史碑铭、血缘基因、文化密码与认知工具,借此可以快速有效地表达世界、认识世界与解读世界^[5]。鬼作为华夏民族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与

精神幻体,体现出前人试图解释与认知自然物象的心理愿望,并通过建立人、鬼与神的沟通交融来达到战胜疾病、趋利避害的主观目的与心理平衡。从认识论而言,无疑是华夏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智力水准与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社会进步,故我们发现鬼之观念超越思想领域,往往被人格化、神格化,成为文学甚至文化的宠儿。与西方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强调怀疑精神的哲学理念不同的是,华夏民族讲究“(付之)阙如”(《论语·子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保持着对古言元典的尊敬信从精神,故《说文》中鬼义词语传达出华夏民族对鬼之阐释历经了从疼痛不适(生理感官)到恐惧不安(心理情感)后祈求灵魂安宁(宗教信仰)的语义脉络,寄寓着“昭祖扬祢,克绍箕裘”之精神内涵与思想情感,确实称得上是一部人生与

世界的民族叙事诗、语言认知史,是我们继往开来、赖以生存的重要词汇与哲学概念。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为鬼为蜮”一语常用于指称人世间各种妖魔鬼怪。以《说文》所含鬼义词语为考察对象,从释义元语言的角度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系统审视,可以看出鬼作为华夏初民面临自然生存危机时经过精心思索塑造而成的一个经典意象,阐释了人们从疼痛不适(生理感官)到恐惧不安(心理情感)后祈求灵魂安宁(宗教信仰)的语义脉络,见证着华夏民族由粗朴质野走向精深玄奥之文明旅程,寄寓着上古人们“昭祖扬祢,克绍箕裘”之精神内涵与思想情感,堪称一部有关人生与世界的民族叙事诗、语言认知史。

参考文献:

- [1]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188.
- [2] PALMER L R.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M]. London: Macmillan & Co. Limited, 1936:151.
-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45.
- [4] 陈独秀.有鬼论质疑[M]//独秀文存.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121.
- [5] 黄交军.认知语言学视野下龙的汉字文化精神解读[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6):55.

Sinister and Vicious to Hurt People in Secret like the Evil Spirits: a Meta-language Survey about Ghosts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HUANG Jiaojun¹, LI Guoying²

(1. School of Cultural Media,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5, China;

2. Qingyan Guihuang Middle School, Guiyang 550027,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sinister and vicious to hurt people in secret like the evil spirits” i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various kinds of ghosts in the world. Taking the ghost words in *Shuo Wen Jie Zi* as the investigating target and doing a cultural surve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phrasing meta-language, the study shows that as a classic im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survival crisis after careful thinking, the ghost explains the semantic context of people’s spiritual peace (religious belief) from pain discomfort (physiological sense) to fear and anxiety (psychological feeling). It witnesses the Huaxia Nationality’s civilized journey from simple wildness to profound mysteries. It reflects ancient people’s spiritual connotation, thoughts and emotions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glorious performance of our ancestors and stepping up the stepfather’s career, which are a book of national narrative poems and language cognitive history about life and the world.

Keywords: sinister and vicious to hurt people in secret like the evil spirits; ghosts; meta-language; *Shuo Wen Jie Zi*; to carry forward the glorious performance of our ancestors; to step up the stepfather’s career

[责任编辑 夏 强]